

劉美華著

文史哲學集成

楊維楨詩學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自序

吾國文學緣散文與韻文兩大體系發展，其中詩由詩經始，以至於清，綿延不斷，可謂謂吾國文學之正統。然有謂唐以後無詩者，有謂蘇黃以後無詩者，多半皆以爲宋後之詩不足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詩弊而後有詞，詞弊而後有曲、小說之盛行，此爲體裁上遞變之概況；實則體裁不過文學表達之工具，各有偏擅，不能兼包，自不得言何者銷沈。詩乃最精鍊之文學表達工具，故代有創作，雖後人在詩之文學成就上難以超越唐代，然透過此一體裁，表達其思想、生活體驗，自有其時代精神及個人之特色存在，亦非一味模擬唐人，方得爲詩，此正法家所謂「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且披沙揀金，自有足觀者。

元代國祚不及百年，又以異族入主中國，歷來研究文學者，除對其創新之體裁——曲外，多未加留意，而對元詩更是未有好評。文學之發展，每一階段均有其價值，一如人之成長歷程，略去一段，則出現空白，使許多現象成爲無可解釋者，此變文所以在文學史上具重要價值；吾於元詩亦云。

吾國之文學批評自周秦始，以至於宋元明清，多屬一些零星不成系統之材料，與歐美之標榜主義，有明劃之區分者不同；然在其零星片段之文章內，亦可看出其中心思想及一貫主張，而南宋元明清之

文學批評就質與量言，均較前爲完備、豐富，其中元代可說是承先啟後之關鍵期，上承前代，下開明清，乃批評家試圖建立其思想體系之時期。

基於以上原因，故吾不揣淺陋，於前人未盡開墾之元詩園地，擇楊維楨一人以盡棉薄，蓋以維楨之詩根柢於二李，而自開畦町，實爲元代詩人中最具特色、最有影響力者。本論文即針對其詩學作一探究，先由維楨其人與其詩學淵源入手；次觀其詩學理論；其次分析其創作內容，以印證其詩論；再次言其作品之賞析，以觀其風格及表現手法；最後論其影響，由當代及明代兩方面立說。期使吾人對楊維楨及其「鐵崖體」有進一層之認識，並因此而得窺元詩之一斑。然爲個人學力所限，疏陋之處，勢所難免，尙祈博雅君不吝指正，以匡不逮。

劉美華
七十一年十二月

楊維楨詩學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楊維楨其人及其詩學淵源.....	一
第一節 楊維楨其人.....	一
一、仕宦過程.....	一
二、歷史觀.....	一
(一)正統觀.....	三
(二)不言夷夏之辨.....	三
(三)重君臣之義.....	三
三、閒居生活.....	六
四、文壇活動.....	七
第二節 楊維楨之詩學淵源.....	九
一、源自前代詩家者.....	一
二、源自個人苦學者.....	一

三、源自時代背景者.....	一四
四、源自地理背景者.....	一六
五、源自性情背景者.....	一七
第二章 楊維楨之詩論.....	一三
第一節 對文學之基本觀念.....	一三
一、以儒家思想爲正宗.....	一三
二、復古之論調.....	一五
第二節 功用論.....	一七
一、詩文與時爲高下.....	一八
二、文學應具教化之功能.....	二九
第二節 風格論.....	二七
一、詩爲尚自然達性情之作.....	三三
二、文辭當求風格之高古.....	三三
第四節 詩法論.....	三九
一、反對模擬雕琢之手法.....	三九
二、陶鎔鍛鍊之功.....	三七

第三章 楊維楨詩內容剖析

一、詠史詩

四七

四九

(一)述歷史事件者

五〇

(二)詠歷史人物者

五三

(三)詠史蹟、史物者

五五

(四)表現史論之作

五五

1.就事論事者

五六

2.不同於先代史家之論者

五六

3.不以成敗論人者

五八

二、詠人倫道德之作

五九

(一)詠人倫關係者

五九

(二)表道德觀念者

六五

三、反映時世之作

六六

(一)記天災者

六七

(二)詠兵禍者

六八

(三)詠吏治者

六八

四、詠民生疾苦者

(五)亂世哀傷感嘆之作

七〇

四、酬贈之作

七一

五、宴賞遊樂之作

七二

(一)單純記宴樂者

七三

(二)寓寄託感慨者

七四

六、香奩冶艷之作

七五

七、方外遊仙之作

七六

八、題畫詩

七七

(一)單純之題畫詩

七八

(二)藉題畫而抒懷寄慨者

八八

(1)因畫而感嘆歷史之興衰

八九

(2)因畫而寄託自身

八九

(3)寄託人世之慨嘆

九〇

(三)因題畫而論畫技及畫之鑑賞者

九一

第四章 楊維楨詩之賞析

九二

第一節 楊維楨詩之風格 九九

第二節 楊維楨詩之寫作技巧 一〇四

一、用字之特色 一〇五

(1)喜用色彩字 一〇五

(2)喜用無美感之字 一五

(3)喜用動字之具硬性者 二〇

(4)喜用表情強烈之字 二一

二、表現之手法 二五

(1)用典 二五

(2)疊字之使用 二九

(3)對比之手法 三三

(4)反常合道之手法 三六

(5)以疊句收尾 四〇

(6)楊維楨詩中之特殊意象 四三

第五章 結論 五四

一、對當代之影響 五四

二、對明代詩壇之影響.....一五七

(一)開啟明代詩壇.....一五七

(二)爲前後七子復古說之先導.....一五九

(三)爲公安派性靈說之先聲.....一六〇

(四)由性靈以進於格調說之詩論.....一六一

參考書目.....一六五

第一章 楊維楨其人及其詩學淵源

楊維楨字廉夫，浙江山陰人，自號鐵崖。宋濂楊君墓誌銘序稱其卒於「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註一），即明太祖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年，據此以推，則生於元成宗貞元二年，西元一二九六年。欲研究其詩，須先對其人及其詩學之淵源做一探討，今即由此兩方面著手。

第一節 楊維楨其人

欲了解維楨，須就其生活中最重要之片段觀之：

一、仕宦過程

大多數中國文人，寒窗苦讀，爲博取一舉成名天下知之功名；如此方能將滿腹經綸、經世濟民之理想，付諸實現，故學而優則仕，成爲知識分子唯一之出路，維楨亦復如此。於泰定四年成進士，署

天台尹，開始其仕宦生涯，然維楨之仕宦歷程可說是路途坎坷。天台多點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勾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鵠（註二），對於八鵠之囂張氣焰，維楨之「警鵠三章」有深刻描寫，詩云：

吁嗟乎鵠來兮，汝趾不爪兮臂不翎，橫口豎齒長眉目兮，曾不鉤吻而金睛。胡爲肆攫博兮勇憑陵，稱人類兮負鳥名。吁嗟鵠兮反已靈，庠序汝鄉兮，衣冠汝朋。

橫翔傍舞兮，群笑以囂，陰窺狙伺兮風草動搖，嗟爾醜兮不可招，讎一爾兮將汝梟，上或悟兮下或惄，隔截鸞鵠兮愁青霄。吁嗟鵠兮逞爾豪，擊剛者怠兮，與爾同乎遨。

貞柏蒼蒼兮，烏府初霜，寒氣襲襲兮，自雕在傍，匪汝朋比兮，伏陰紅陽，扶豎正直兮，不如吐其柔剛，鸞鳳遠舉兮，梟獍云亡。吁嗟鵠兮不改行，收汝族兮，磔以禳。（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七）

不僅將彼「稱人類負鳥名」之豪民，刁猾之狀形容殆盡；且曉喻感化之，予以衣冠之教化，並願與之同遨；然若執意不改，誓將殲滅之。初入仕途之維楨，滿懷豪情壯志，廉得其姦，中以法，民皆稱快。惜乎其黨頗蟠結蛇蟠不可解，卒用是免官。

免官既久，改錢清場塩司令，時塩賦病民，維楨爲之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然亦因此得罪省官，不調銓曹者十年。後逢朝廷修遼金宋三史，上正統辯，主司歐陽玄欲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

南劇曹，素號難治，而維楨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識者多憐之，而其自如也。後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民無冤情，不久，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四海兵亂未赴，遂泯跡浙西山水間。

元亡後，洪武二年太祖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翰林詹同奉幣詣門，維楨謝之。明年復遣有司敦促之，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賜安車詣闕，留百有一十日，所纂敍例略定，卽乞骸骨歸，抵家而卒。（註三）

一、歷史觀

維楨於元時爲官，多遭物議，官職久不遷，且所歷皆難治難理之官。入明反受太祖之禮遇，安車召之者再，而此時之維楨卻是有所不爲，此與其個人之歷史觀有極大之關係，成爲其去就棄取之準則。維楨擅長史學，用春秋擢進士第，其歷史觀受春秋之影響至鉅，茲由三方面探討之。

（一）正統觀：其「正統辯」一文云：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

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尙矣。（註四）其所謂之統，起於夏后氏，轉承於湯武革世，而兩者俱合天命人心，故謂之正統。春秋經談大一統，然不以地之廣狹，勢之強弱爲承統之標準，統之正否取決於天命人心。本此標準，則尊昭烈，續江左，而以三國志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爲春秋之罪人。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此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

修遼金宋三史者，莫嚴於正統與一統之辯，而根據前述之法辨正統與大一統，以爲契丹本後唐之邊夷，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遂得窺覽中夏。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非正矣。契丹廢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晉統非正，而遼又不承晉，得謂之承統乎？且維楨以爲五代皆閏，無取其統，而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故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宋太祖之興，爲天厭禍亂之極，欲使之君王中國，是可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無須計其受周禪與否？宋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以南宋比昭烈在蜀，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金不得承其未絕之統。而元承統之情形當如何？其曰：

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

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註五）

遼金非正統，南宋方是合天理人心之正統，而平宋之日，即爲其大一統之日。故元承宋統，猶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承統乃千秋萬歲之大事，不可急於一時，故云：

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註六）

維楨之正統觀，以南宋爲天付生靈之正統，而元承之，滅宋之日即大一統之日，源自春秋經正統、大一統之說。以春秋爲萬代史宗，卽史書之體裁亦採春秋之編年體，而反對紀傳體之史。

（二）不言夷夏之辨：

春秋言大一統，亦言夷夏之辨。維楨卻僅言大一統，不言夷夏之辨，實因既以元爲正統，則已變夷爲夏，自不須言夷夏之防。中國民族之中心思想爲儒家，儒家思想亦兼具宗教精神，其至高理想爲世界大同，故融和教化其他民族爲我族類，乃中華文化之傳統精神，契丹、女眞入侵中國，先後爲中國文化所同化，而蒙古部族以其凌厲無比之武力入據中國，最後亦銷融於我民族之大鎔爐中（註七）。

故元代中期以後漢人之思想中，對夷夏之辨已十分淡薄，維楨即屬此類之人。

(三) 重君臣之義：

在以元爲正統之前題下，對蒙元所建立之朝廷，自當謹守君臣之義，在元末群雄並起之際，仗節死義者，多爲進士出身之人。甚而如戴良、王逢者，元亡後，不忘故主，每形於歌詩（註八），此皆無夷夏之辨，嚴君臣之義之表現。

維楨亦復如此，其於元末張士誠累招之，不赴，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註九）。

及至明太祖一統天下，招之，維楨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以明志（註一〇）：

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猶存舊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娘，勸我再嫁我力辭。涉江采蓮，上山採蘿，采蓮采蘿，可以療飢。夜來道過娼門首，娼門蕭然驚老醜。老醜自有能養身，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織得雲錦章，繡成願補舜衣裳，舜衣裳爲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娼。（鐵厓逸編卷三）

欲以老客婦之婦節，喻臣子之臣節。故宋濂美之云：「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選。」（註一）

一）維楨於君臣之義，守之亦嚴矣。

三、閒居生活

維楨既宦途多舛，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於是「放浪錢塘，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其休官之後更是縱情於山顛水涯，嘗云：「棄官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註一二），隱居於紹興之小蓬台，過著悠遊無盡時之生活（註一三）。宋濂「楊君墓誌銘序」記其宴遊生活云：

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遊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台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

於龍潭鳳洲中，戴華陽巾，披羽衣，吹鐵笛，笛聲清越，非人間謫仙者何？美侍歌白雪，主人倚鳳琶而和，座客蹁躚起舞，直是人間群仙會！如此愜意之生活，無怪小海生稱其爲「江山風月福人」，贈其詩云：

一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

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天年直至九十九，好景長如三月三。

小素小蠻休比似，桃姬桃葉尙宜男。（註一四）

好個風月湖山一擔擔，維楨亦雅愛此一稱號，爲「風月福人序」序云：

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張、周、錢爲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歛伎。第池台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譙，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台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者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東維子文集卷九）

仰慕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以琴歌酒賦娛老，而已唱和友、歌歛伎、池台花月主，未乏其一；風和日麗時駕舟徜徉江山吟風弄月，如此悠游歲月近二十年，樂天且不能過之也。人呼鐵龍仙伯，當之無愧。

元詩紀事載雲林遺事：「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倪）元鎮會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杯酒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鎮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註一五）

對於此事元詩選引西湖遊覽志，稱「鐵崖雅好聲妓，名徹都下，晚居松江，有侍兒四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酒酣耳熱，命歌白雪之曲，自倚鳳琶和之。一日，訪瞿土衡飲次，脫妓鞋，置杯行酒，名曰鞋杯，謂其姪孫宗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一闋以呈，鐵崖大喜，卽命侍兒歌以侑觴，當時傳爲佳話。」（註一六）兩說雖有出入，然可見其放情山水之神仙生活，有時確有過於狂放之處，正如宋濂所稱「儼然有晉人高風」，雖維楨之行徑比之魏晉，容或不足，而在元朝誠爲驚世駭俗，無